

糖炒栗子香得来

◆ 陈日旭

上海味道

甬两天路过几家食品店,鼻头就闻到一股熟悉个香味道,用勿着想,肯定是糖炒栗子。今年夏天热得勿得了,但再热也捱勿过四季轮替,依看呀,秋风一吹,糖炒栗子飘香,金秋个招牌就挂出来了。糖炒栗子个香,总归会得勾起小辰光个回忆。老早住辣辣曹家渡个弄堂里,每到中秋前后,弄堂对过个食品店就会辣辣上街沿浪摆出一只炒栗子个摊头,现炒现卖。到了夜里,一根竹竿吊起一只大灯泡,照得摊头亮堂堂,一张硬板纸浪用毛笔写了六个大字:天津良乡栗子。上海人吃物事讲究产地,就像无锡水蜜桃、平湖西瓜、阳澄湖大闸蟹……后来才晓得,良乡勿辣辣天津,而是辣辣北京个房山区,但是糖炒栗子倒的确是天津个名气响。灯光下头,一只煤炉浪搁辣辣一只老大火铁锅,炉火熊熊,铁锅里个栗子混着黑沙。一个

赤膊大仙,头颈浪挂仔一块毛巾,拿铁锹卖力翻炒,浑身汗水拨灯光一照,亮晶晶个。摊头旁边总归会得围仔一圈人,一边等新鲜个栗子出炉,一边看表演。我妈妈路过看到,无锡闲话脱口而出:“赛过油泼葫芦呀。”赤膊大仙掌握火候,栗子炒到八分熟,加一调羹麦芽糖,再翻炒一歇,就好起锅了。拿铁丝筛子筛脱黑沙,倒进麻袋,再装进旁边个木桶,木桶里向垫了棉垫,起到保温作用。另外一个人呢,负责称分量卖栗子。听说一锅能炒到三十几斤。埃歇辰光既没塑料袋个,侬用牛皮纸包包,分大小包,价钿两样个。买栗子个人断断续续,毕竟老早工资低,大多数人是来看闹猛个,但弄堂里个火光、飘散个青烟搭仔空气里个甜香,就是阿拉身边最真切个市井烟火气。

我记得一等到阿爸发工资个当天黄昏,伊就会得叫我去买栗子。我捏仔钞票,蹦蹦跳跳跑到对过买一包大包栗子回来。刚刚出炉个栗子斜气烫,我只好用两只手交替拿纸包。夜里向,阿爸

靠辣床横头,手指缝里夹着大前门(香烟);姆妈坐辣床沿浪结绒线;亲娘(祖母)也会来到房间里。阿拉兄弟几家头坐辣小矮凳浪,围辣放糖炒栗子个骨牌凳旁边,耳朵听着收音机里“广播书场”个吴依软语,嘴里吃着甜香软糯个糖炒栗子,十几平方米个房间里侬是栗子香,一家老小沉浸辣开心温馨个气氛里,甴式乐哦哦。星移斗转,半个多世纪一晃而过,但时光流金,岁月含香,上海人欢喜个糖炒栗子从来既没拨光阴抛下。现在马路浪已经看勿到露天糖炒栗子个摊头了,卖糖炒栗子个店铺里改改用电动烤箱加工,先进、自动、环保,但糖炒栗子特有那个香味阿拉一直牢记辣海。讲到底,糖炒栗子勿仅是吃个物事,伊是一张帮老上海人寻回旧日记忆,寄托温馨情感个名片。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
微信扫码看视频

赛过一只老母鸡

◆ 沈一珠



时机、做营销、搞危机公关,好像侬能对上号——厨房里个办

法,一样能用到做事体浪向。前几天辣海燕个画室上好课,带了几只青蟹回去,听说是刚刚从渔船上捞个,活蹦乱跳,肯定要好好烧。特意问了伊甬位“厨神”个意见,伊三言两语就讲了一种花雕酒焖青蟹个做法,听起来简单,再确认一遍,果然是大道至简。最后伊还补了句:“迭能吃,赛过一只老母鸡!”学以致用才能进步,烧菜甬点事体弄明白了,交关事体侬能一通百通。花雕酒焖青蟹个材料:青蟹一到两只,鸽子蛋两到三只(可以用鸡蛋代替),葱、姜、料酒、盐、糖各少许。做法:青蟹处理干净斩成小块,放进不锈钢平底锅,加适量盐、少许糖、多些花雕酒,再放葱段、姜片,盖锅盖大火焖五分钟左右。开盖打入鸽子蛋,再焖三到五分钟就好。又鲜又补,老嗲个!

老里早

尽管西医进上海滩已有百多年,但100年前个上海人,碰到头痛脑热,甚至疑难杂症,头一个想到个总归是请中医郎中。甬歇辰光,上海滩有“十大名医”,其中一位叫陆士谔个,不光会切脉行医,还会写小说。当时个报纸侬讲伊“左手会切脉,右手写小说”,邪气结棍!先讲伊“左手切脉行医”个事体。陆士谔对西洋个现代科技,还有声光电化,老感兴趣个。当时伊还没出名,病人勿多,就有空常去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开个上海图书馆,天天看翻译过来个西洋书。沈知方见迭个年轻医生介欢喜看书,就同意伊把诊所开勒图书馆里。来图书馆个侬是看书人,啥人晓得图书馆里会有诊所啦?沈知方就帮伊勒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个《新闻报》上登了则广告,没多久就有病家来请伊出诊了。来个病人是位少妇,得仔“急惊风”——先胡言乱语,后来神志不清,陷勒半昏迷状态。家属之前也请过两位名医,一位束手无策,另一位干脆讲:“准备后事吧!”陆士谔搭伊诊脉后,也晓得病情严重,只有下猛药才有可能见效,但后果难讲:要么一命呜呼,要么立起沉疴。伊想,病人还年轻,精气血尚可扛住猛药,不妨大胆试

一试!开了药方后,陆士谔怀着忐忑个心回诊所等消息,一夜侬没睡着。第二天一早,病人家属就来了,讲服药后,前几天不通个两便侬通了,便里还有点瘀血;今朝早晨神志也清了点,讲肚皮饿,要吃粥。陆士谔再开调理个药,过了几周,病竟然全好了!从此陆士谔医名大振,辣汕头路开了家大诊所,每天门庭若市。再讲伊“右手写小说”个本事。根据研究晚清小说最有名个专家钱杏邨讲,几千部晚清小说里,有十部最经典,其中就有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《孽海花》,搭仔陆士谔写个《新中国》。前几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把《新中国》等十部小说当“晚清十大名著”再版,还成了当年个畅销书。祖籍青浦个陆士谔,1910年写个《新中国》里,主人公穿越到1951年个上海,发现上海个地下有地铁贯通,黄浦江上有横跨两岸个大铁桥,上海还辣浦东办万国博览会,陆家嘴成了繁华个金融中心,连来上海个外国人也兴起学汉语热……鲁迅先生起初辣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对《新中国》评价勿高,甚至觉得是“胡扯”。后来伊仔细研究这部小说,才晓得伊个价值,就写了封致歉信,纠正了当初个误判。

医文双绝陆士谔

◆ 储有明

沪语童谣

弄堂游戏

◆ 杨建明

弄堂游戏好白相
当年小囡欢喜煞
扯扯铃子哗啦啦
上下飞舞变戏法
打打弹子估距离
拇指一动少虚发
困困跳跳橡皮筋
辫子甩甩笑哈哈

用力抽抽贱骨头
转得多久靠方法
造房子画格子
来来回回跳框框
门板当中搁竹竿
屋檐下头打乒乓
蹦蹦跳跳身体好
嗨声笑声满弄堂

红木秤与电子秤

◆ 张高炜

我屋里向有两台秤:一台是包浆锃亮个老式红木秤,秤杆上个铜星子擦得发亮,捏在手里沉甸甸个;另一台是塑料壳子个电子健康秤,踩上去“嘀”一声就跳数字,轻便得很。那台红木秤啊,还是个老物件,当年屋里专门用它来称面粉个。啥辰光呢?正好是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粮票要省着用,每家每户个面粉侬是按人头定量。阿拉屋里小囡多,侬是长身体个辰光,一顿既没吃饱就吵着要“添饭”,所以常常要“寅吃卯粮”——这个月个面粉省着省着,到月尾还是勿够。其实迭种事体啊,当年弄堂里老常见个,隔壁三个兄妹,还为了碗里多一块面饼吵到哭。阿拉爷娘心细,除脱自家勒紧裤带,省出粮食拨阿拉帮帮小囡,还特地托人买了迭把红木秤。每次做面饼,姆妈就拿面粉倒辣青花碗里,再用秤仔细称量,精确算好每个小囡能吃多少面饼。分面饼个辰光,阿拉帮帮小囡围辣旁边,眼睛盯牢秤星,生怕少了自家个份。埃歇辰光阿拉侬觉得,迭把秤比啥都公平,又敬又怕,还天真地盼着:要是天天能侬能分到面饼,就老开心了。

后来粮票慢慢用勿到了,红木秤也被擦干净,裹上旧布收进抽屉,算是光荣“退休”了。到了现在,超市里个东西琳琅满目,想买啥就买啥,当年逢年过节才能吃到个红烧肉,现在隔三岔五就摆上桌。可惜啊,年纪大了要躲“三高”,就算是顶欢喜吃个蹄膀,也只能侬吃两块尝尝味道。去年立夏,女儿特地从网上买了电子健康秤,说“立夏称体重,疰夏不来缠”,要守老规矩。平时呢,这秤就放在玄关,阿拉出门前踩一脚,看看体重有啥变化。我嘛,天生“瘦肉型”,体重总比标准轻两斤,之前体检还查出肾脏有点下垂,医生讲要多吃点长点“膘”。从那以后,我每天早饭要加个油煎荷包蛋,中浪多吃两块肉,结果既没半个月,女儿就盯着秤上个数字喊:“哎呀,依体重轻了!”一边喊一边拿笔记录下来,叫我“管住嘴,迈开腿”,还教我跳广场舞,夜里少吃一碗汤。现在啊,帮台电子健康秤就像一个“管家”,天天提醒阿拉注意身体,真是屋里名副其实个“健康保护神”。

沪语趣谈

身世久远“江北车”

◆ 叶世苏

在反映沪上历史文化的书刊图籍或场景布置里,常会见到一种木制的独轮推车,这种既能承物又可坐人的运载工具,曾被上海人称之为“江北车”。早年,秦锡田辑录的周浦塘棹歌这样唱:“玻璃轿子障青纱,近日风行江北车。无奈世途多缺陷,要防跌跌莫欹斜。”嘲讽的是路政不修,致使坐者不甚安耽。其父秦荣光也有一首上海竹枝词:“江北东洋两样车,交驰马路碾平沙;双轮坐位招单客,客坐单轮却加倍。”把旧上海街上多见的独轮“江北车”和双轮“东洋车(即黄包车)”做对比,因为独轮车须两侧同时载物或坐人才平衡走起,所以单客只坐一边会让车夫

十分为难;而黄包车虽有两轮,但形制狭窄,仅容一人乘坐。说起“江北车”的身世,可谓久远。据说这辆独轮小车在西汉时,就已经出现在农村的田间隘道上了;而更多的人相信它就是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的“木牛流马”。宋代陈师道在《后山谈丛》中写道:“蜀中有小车,独推,载八石,前如牛头……盖木牛流马也”;同为宋人高承在其《事物纪原》中说:“诸葛亮之出征,始造木牛流马……木牛,即今小车之有前轱者;流马,即今独推者。”相传诸葛亮明造此小车的地点在当年巴郡的江州,因此名之曰“江州车”。《事物纪原》:“民间谓之江州车”;宋代吕希哲在《吕氏杂记》中记录王安石被罢相后的趣事,也提到了江州车:“荆公好乘江州车,坐其一箱,其相对一箱苟五宾朋,即使村仆坐焉。”说他一个人

乘坐独轮车时,会招呼乡人鄙夫同坐另一侧,这对于曾经的宰相而言,确为笑谈。而此情景也刚好和秦荣光所说的“客坐单轮却加倍”遥相吻合!其实南北朝时蜀地的“江州”即已更名,宋元人认得的“江州”应是扬州、荆州等地新设的州府;然后,明清时这个新的“江州”再次改称,但“江州车”的叫法依然延续。明代《水浒传》第十六回说杨志押送生辰纲来到黄泥冈,“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”,正是梁山好汉设下的埋伏。据此推测,沪上“江北车”称呼的来源,一是由“江州车”辗转而来,后世所谓的“江北”,大致就是宋人叫作“江州”的扬州一带;另一个缘由,是晚清之后,奔走于上海大街小巷、把独轮车推进近代城市的车夫,多为祖籍长江北岸、从苏北地区来讨生活的人。